

第二章 無名黃書

書名：《慶餘年》 作者：貓膩 字體：+大中小-

之後唯一的好處，大概就是現在四肢靈活，可以活蹦亂跳，這個認識讓範閑感到很欣慰，沒有得過他那種疾病的人們，大概是很難感覺到這種快樂的他安慰自己，這或許是上天對自己的恩賜。

用了整整四年，他才想清楚這個問題，既然有重新再活一次的機會，那自己為什麼不好好活一場呢？既然老天爺賜了自己新生，自己如果不好好過，豈不是太不給老天爺麵子？比如既然自己現在能動了，那為什麼不多動動？

所以整個伯爵府的下人們，都知道這位庶出的小少爺是個閑不下來的角色。

“少爺，求您了，快下來吧。”

這個時候，範閑正坐在院子裏假山的最高頭，看著遠方海平線，微笑著。

但在丫環的眼中，一個四歲的小孩子居然爬到那麼高的地方，還有著那樣成熟到爆掉的笑容，很明顯小家夥是患了失心瘋。

漸漸的，假山下的人越聚越多，七八個下人圍著假山著急。

司南伯爵雖然受皇帝陛下賞識，但畢竟爵位不高，官也不大，明麵上的收入也不會太多，就算收入多，也不可能全部用到自己的母親和私生子的身上，所以伯爵別府內的下人並不多。

範閑看著假山下的那些人著急的臉色，不由歎口氣，老老實實地爬了下來：“隻是運動運動，著什麼急呢？”

下人們早就習慣了自家這位小少爺有學大人說話口氣的怪癖，見怪不怪，一把抱過他，便去洗澡。

等範閑被洗的口紅齒白體香膚嫩之後出來時，丫環又抱起來了，笑咪咪地摸了摸他的臉蛋，取笑道：“少爺生的像別家的小姐一樣，將來不知道讓哪家的小姐享福呢。”

範閑傻乎乎地沒有接話，他還不至於用四歲小孩子的嘴巴去調戲十幾歲的丫環姐姐，這種沒品的事情他是不屑做的等到自己六歲再開始這項偉大而又有挑戰性的工作吧。

“該睡午覺了，小祖宗。”

丫環拍拍小家夥的屁股，她們一直很奇怪，伯爵別府裏這位小少爺年紀雖小，性情已經開始顯出頑劣的開端，但在某些方麵卻一直保持著一種成年人的自律與刻苦。

比如睡午覺。

但凡有過正常童年的人們，總是會記得自己當初在明媚的午間陽光中，是如何地與那些逼迫自己睡覺的大惡魔們拚命鬥爭的偉大事跡。

那些惡魔們有的叫爸爸，有的叫媽媽，還有的叫老師。

但範閑少爺是個從來不需要人來逼自己睡午覺的人，每到中午十二點的時候，他就會堆出最可愛的純真笑臉，乖乖地回到自己的臥房開始睡覺，而且中途連一點聲音都不會發出來。

老夫人最開始不信，喊丫環們盯著小家夥，以為他是借睡覺之名，在**胡鬧，但盯了大半年，發現這孩子每次是真的睡的死死的，甚至喊都很難喊醒他。

從那以後，丫環們就不再注意這件事情了，當他睡覺的時候，一般都在外麵守著。

這時候是夏天，丫環們自然乏的厲害，斜歪著身子，手中的小羅扇有一下無一下地輕輕搖著，偶有飛螢在扇風中輕舞。

...

回到臥室之中，範慎爬上了床，掀開上麵鋪著的席子，小心翼翼地從下麵自己掏的暗格中取出一本書來。

那本書的封麵微黃，看上去有些年頭了，但上麵一個字也沒有，但邊角之上繡著一些不知道代表什麼含義的紋飾，每一筆畫的最後都勾卷了起來，像流雲一般，又像是頗有上古之韻的廣袖一角。

他輕輕翻開這本書，翻到第七頁，那上麵畫著一個**的男子，在身體上有些紅色的線條似隱非隱，不知道是用什麼塗料畫成的，竟然讓觀看的人產生了一種視覺上的錯覺，似乎這些線條正在依循著某種方向緩緩流動。

範慎歎了口氣，自己的外表隻有四歲，所以一向不敢太過表露本性，好在還有這麼一本書可以讓自己打發一下無聊至極的時間。

這本書是自己很小的時候，那個叫做五竹的瞎子少年留給自己的。

範慎一直記得那位瞎子少年，自己這個世界母親的仆人。

當年他被困在小小嬰兒的身體中時，就曾經在那個少年的懷中呆過。從京都一路到海邊的這個港口，也許對方認為自己年齡太小，根本不會記住什麼。但範慎的靈魂卻不是個懵懂無知的嬰兒，一路同行，早就能看出瞎子少年對於自己這個嬰兒的關懷乃是發自內心，根本作不得假。

但不知道為什麼，瞎子少年將自己送到司南伯爵府後，便離府而去，任由老夫人如何挽留，也沒有留下來。

在他離開之前，便是將這本書放在了嬰兒的身體旁邊。

範慎一直對這件事情有些疑惑，難道這位仆人就不怕自己瞎練？轉念一想，便知道了原因，自己是個小孩子，根本不可能認識書上那些字，自然也就不怕練出問題來了。

但範慎恰巧認識這個世界上的字，恰巧經歷了這次大變之後，他連鬼魂神仙這種事情都深信不疑，更加確信眼前這本很像香港無線電視劇裏道具的書籍，就是某種真氣的修煉心法。

隻是可惜沒有名字，不然自己就可以去找街上的那些孩子們打聽打聽，這門真氣修煉心法，究竟厲不厲害。

想到這裏，範慎又啞啞傻笑了起來，既然這賊老天讓自己重活一次，自己更要珍惜啊，這內功可是自己那個世界裏沒有的好東西，就算眼前這無名心法不咋滴，但也禁不住自己從一歲開始練。

要知道這可是比打娘胎裏開始練，也低不了幾個境界。

要知道這全天下所有的人，包括那些百姓們奉若神祇的幾大宗師，就算他們再天才，也不可能和範慎一樣，從剛出生的時候，就開始練內家真氣。

這叫什麼？這叫早起的鳥兒有蟲吃，這叫笨鳥先飛。

更何況自己不會比那些初窺武道的少年們還要笨吧？

範慎這樣想著，已經有明顯氣感的真氣流開始緩緩循著那些書上描繪的線條，在他的身上流動起來，那種感覺十分舒服，就像某種溫暖的水流正在洗刷著他體內的每一寸內臟。

漸漸地，他進入了冥想狀態，很舒服地在**睡著了。

[上一章](#)[回目錄](#)[下一章](#)